

前几天,和90岁的大姐微信通话,聊起家乡水灾那年,她才15岁,和妈妈通宵车水的艰辛。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记得清晨醒来,草屋外大雨哗哗,草屋内积水淹到床踏板,我和小大姐坐在床沿上,看泥地上的鞋子漂起又沉入水中。母亲和大姐半夜拎着汽油灯去河边车水,我们呆呆地等,不知等了多久,鞋从水里渐渐露出,踏板上的水渐渐退下。

“砰”的一声,门开了,母亲和大姐浑身湿漉漉地冲进屋里,雨水淌了一地。大姐也想了起来,说,其实车水的是她不是母亲,母亲裹过脚,车水容易滑下来。当时,她庄庄稼被大水淹没,母亲心急如焚,父亲常年在部队上,不得已母亲只能让大姐去车水。大姐还没长个儿,比水车横杆才高那么一点,母亲于是寸步不离陪伴身旁,以防大姐又困又累脱手掉进水里。

我听了真是吃惊。母亲缠足又放足我是知道的,她有一双“解放脚”。我帮母亲洗脚、剪脚趾甲,曾仔细观察过她那双半残的脚,她四个脚趾早已蜷曲,大脚趾倔强地直着。我捧着母亲这双可怜的双脚,哀叹它们遭受的苦痛,我对缠足的细节问了又问,母亲有问必答,可我唯独忽视了放脚后的母亲,依然痛苦,连车水都不能。

母亲生于1915年,是外婆的小女儿,照理她不

母亲的解放脚

王周生

该裹足,1912年,孙中山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飭各省劝禁缠足文》,再早,清军人关后,也曾下令废除女子裹脚的残俗,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陋习,男权社会畸形的审美意识,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我外婆是个既能干又循规蹈矩的女性,她自己就有一双裹得像粽子似的小脚,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看过她的脚,四个脚趾嵌入脚底,弯成一道深沟,她行走时,小脚碎步,腰裙晃动,就是走不快。外婆支着这双肉骨坨小脚,每天还是屋里地忙活。

我母亲从五六岁开始裹脚,外婆说年纪越小骨头越嫩。缠足前,她用热水给母亲烫脚,趁脚温热,将除脚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涂上明矾,用自己织的布,将母亲的脚裹得严严实实,裹完还拉肚扯着母亲在场心踱走。母亲痛得龇牙咧嘴,又不敢哭。真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我外公在镇上工作,不常回家。一日回到家中,听我母亲躲在被窝里抽泣,外公一把掀开被子,知道女儿裹脚了,生气道:都什么年代,还裹脚!说着把女儿的裹脚布拆下,扔到地上,拆了裹脚布的

母亲,顿觉舒畅。

隔天,外公去镇上干活,外婆转身把妈妈的脚重新裹上,裹得比之前更结实,她不仅拉着我母亲在场心里狂走,还叫她去囤柴、烧火、割羊草,我母亲痛得一瘸一拐,丝丝吸气,外婆装作看不见。母亲只盼外公快点回家。

外公回来了,进门就生气:叫你们别裹了别裹了,还要裹!这双脚生下来就有的,和脸上的眼睛、鼻子、耳朵一样,是老天爷给的,你们怎么不去割鼻子,割耳朵,光和这双脚过不去?外公把母亲的裹脚布拆下剪断扔到屋外。外婆心有不满,沉着脸收拾裹脚布,嘴里怨道:你这是害她,嫁不出去你管不管?外公说:不用我管,有大总统管,是孙中山劝女人不裹脚!外婆只知有皇帝不知有总统。她更不知道,女人裹脚陋习,并非皇上规定,并非国家行为,而是男尊女卑的社会造就。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在畸形的审美意识推动下,渐渐形成风气,愈演愈烈。当人们普遍觉得裹脚的女人好看,相亲作为重要条件时,女人只能随俗。

外婆其实也是心疼女儿的,后来听说镇上人不裹脚,村里也有小丫头吵

夜光杯

着不肯裹,口气软了许多。外公外婆如此斗了几个回合,外婆败下阵来,原本要经受三四年折磨的母亲,很快放了脚。这时她的脚趾已变形弯曲,双脚生长缓慢,止于34码。这辈子,我们为母亲买鞋一直是件困难的事,幸亏母亲和外婆一样能干,扎鞋底,剪鞋样,上鞋帮,她样样都会。她这双解放脚,走遍地里田头,挑担割麦,屋里屋外,无所不能。但毕竟脚已畸形,她多走路就会痛,外婆家离我们家40里路,刚解放时,没有交通工具。每隔一段时间,母亲想外婆了,要去看,送只鸡或咸肉,送自己做的年糕米酒。她大声不响,黑乎乎出门,黑乎乎回家。因为不放心我们几个孩子,不敢在娘家住上一夜。我们从没问过母亲是如何忍着脚痛,一天来回走80里路,就为看外婆一眼。只要母亲回到家里,我们开心得忘了一切。

那天,大姐告诉我,我们家裹小脚的习俗,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才基本绝迹。

母亲是幸运的,在缠足的末路,她终于获得解放,有了一双解放脚。

母亲为这双脚,经历过如此痛苦与坎坷,竟能与常人一样,走自己的路,她这辈子没走弯路,一直走到94岁生命的尽头。



这是一件陈年旧事。那时我刚从上海市区的武警总队机关下到驻西郊凤凰山的支队机关任职。分给我的宿舍,是一间平房,大约十五六个平方米吧。

半年以后,我妻子写信告诉我,想来上海探亲。我向领导做了汇报。此事被左边的邻居老刘知道了,有一天,他很郑重地对我说:“老孙,我想对你说件事。”

我惊讶:“什么事,你至于那么严肃?”老刘脸上的肌肉仍然没有松弛下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听说你家属要来探亲,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以为他想让妻子带点土特产什么的,便爽快地答应道:“说吧,什么事都好办。”“请你提前关照家属一声,她来了以后不要歧视小沈。”

老刘与我都是山东人。小沈是老刘的媳妇。老刘在一次生病住院时,看中了女卫生员小沈,两人相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小就是个胖子。1995年我读初二,年仅十四岁体重就达到了一百四十斤,于是写了篇文章《胖子的烦恼》投稿到《新民晚报》。后来文章发表,不仅收到稿费三十元,还收到许多“胖子”大哥哥大姐姐的来信,鼓励我不要气馁,要扬起人生的风帆,更顺带着收到了一些减肥药厂商给我寄来的减肥药样品。那一刻,年少的我就已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五味杂陈。

后来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体重也按照十四岁140斤,十五岁150斤,十六岁160斤的速度稳步推进,终于在十八岁从一个小胖纸变成了大胖子。所以,到了现在的年纪,我丝毫没有同龄人“中年发福”的惆怅,大概也是拜“发胖要趁早”这句话所赐,心态始终是平和的。

虽然始终没能“管住嘴,迈开腿”,但也并非没想过减肥这件事情。我曾经买过电视广告里宣传的减肥香皂,但连用了两块也没啥效果,也就放弃了。后来听到有人说喝红酒能软化血管,鼓励大家多喝红酒且要长期喝,我便想起减肥香皂的事情。大概我减肥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但后来见着我那几个一直拼命喝红酒的朋友,血管未见软化,肝倒有些硬化了,我便觉得这话应该是骗人的。

最近餐桌上常听到大家在议论某“减肥神药”,说这“神药”打上几针就能减肥,跟没有副作用。见我面露狐疑,对方便跟我说,我做医生十多年,读了那么多书,不会骗人的。这几句话,句句戳在我的软肋上。好在听对方讲,海外即将上市口服药,以后不用打针直接口服就能立马减肥。我便接了话茬,那我就等口服药上市后再试试吧。彼此不尴尬,维系了较好的分寸感。

事实上,对于药物干预,我始终是警惕的。但对于食疗的辅助作用,却常常放松了警惕,尤其是对于喝茶清理肠道有助于减肥的说法,我一直是相信的。

早些年铁观音走下坡路,生普走上坡路的关键节点上,多喝生普能刮油减

体重,是很受欢迎的一句说辞。我也着了道,喝了不少生普。但有一次一位老大哥说,还有比生普更刮油的茶,那就是下关沱茶,而且就买超市里最普通的那种绿色圆形小纸盒包装的。听完这话,我立马跑到超市里买来,真的很便宜,才十块钱。泡茶一试,其茶汤粗犷,一顿喝下来刮得肚子咕咕叫,胃口更好了。后来老大哥又说,你顺序搞错了,应该先吃饭再喝茶,而不是先喝茶再吃饭。再后来,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搜肠刮肚”的滋味,转投了凤凰单枞,除了凤凰单枞香气怡人外,说潮汕人因为喝茶多所以很少有胖子,也是一个理由。但每次看潮汕朋友的投茶量,一个盖碗、一个小茶壶,塞得扑扑满。如此泡茶,热茶再倒在小盅里,这盅浓茶便叫做“酃茶”。一口喝下去心脏怦怦跳,若连喝五六盅,十之八九要醉茶。

有浓烈,就一定有温和。温和的减肥茶,自然也是有的,但感觉都属于心理安慰茶,我多有不屑。奈何减肥心思一旦起来了,不屑的人也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我个人为例,最近半年关注到一个减肥医生的微博,这位博主从不渲染减肥的艰难,重在鼓励你下决心。每次看完,我都会重燃减肥热情,比如她会这么说:“肥胖不掉秤,试试这样做。如果你心宽体胖,还会经常感到浑身乏力,取干山楂三克、荷叶叶五克、陈皮五克、茯苓五克,清水七百倍毫升,蜂蜜少许调味泡水。坚持喝下去,就能瘦下来。”类似的文案,看上十多遍之后,人就会莫名其妙地有信心了。尤其像我这种持“食疗不伤身”观点的,还真的网购了上述常规中药材,且一点也不费力,人家电商帮你一个礼包早就配齐了。于是乎,每次喝这个自配减肥茶,真像在中药房抓药一样,这个三克,那个五克,仪式感满满。我为了减肥成功,一丁点蜂蜜都没加,纯泡着喝,至于效果,短时间内还没看出来。再说了,买都买了,扔了怪可惜的,怎么着也得坚持喝到开春吧。

虚,热情,没有架子,这我敢打保票!”

老刘听了,将信将疑。妻子到部队后,果然与小沈处得很好。我们既是老乡,又是近邻,来往很多。我妻子弄点好吃的,比如烙了韭菜饼,包了水饺,都给老刘家送去。他家的女孩甜甜,喊我“老伯伯”,喊我妻子“娘娘”,整天跑到我们家玩。妻子教她认字、唱歌。小沈会烧上海菜,我妻子经常向她讨教。其实小沈挺勤快。住处不远有个女厕所,原先都是小沈一人去打扫,那几个吃“公家饭”的家属,只顾“方便”,却懒得动手。我妻子来后,也经常去清扫。有时她们两人一道,一个拿水冲,一个用扫把扫,配合得很默契。到了这时,老刘才相信我原先的承诺不是自我表扬。两家关系十分融洽。一个月后,我妻子回家了。过了不久,小沈招工,被分配在上海石化总厂一家医院。一到周末,便回部队看老刘。上海石化经济效益很好,小沈每次回来,都带着单位分的东西,鸡蛋、面条、水果甚至鲜鱼虾仁什么的……老刘家充满了欢声笑语。每逢小沈做了好吃的,老刘都拉我一块享受。我也不客气,叫吃就吃,叫喝就喝。冬天冷了,小沈还给我织了一副手套。我们经常说人间有大爱。其实,一些小事才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哪怕付出的是一点小小的关心和爱护,都能使人感激。而这种小爱,又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你真诚。



桃花源 (纸本设色) 邱挺

小米这家伙有意思,浙江嘉兴乍浦人,长着一张娃娃脸,粗以为是90后,其实却是70后。

小米在京城漂了有二十多年了,常年住在昌平。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他的工作是替游戏公司编制脚本、台词。他是害羞的,平时基本上沉默不语,只有在喝了酒以后,才会一点一点地将羞怯丢掉,他高声朗诵顾城的诗句,也喜欢胡诌自己的一些创造发明:每只鸟都有自己的迁移路线;我喜欢现实世界里跟我

夜深沉

皮皮

一样呼吸的人……他用这些,打发了又一个难过的日子,在沉沉岁月里,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他告诉我说,很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些胡诌的句子发表出来。我鼓励他说,春天的鼻息越来越重了,一群飞散的蝴蝶,绕着各自的圈子,转了又转,然后,又能重新栖落到原处,瞬间成为一幅静止的画。生活的某些部分叫人难以忍受。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慌不忙,据说,这是生活的高境界。

一样呼吸的人……

他用这些,打发了又一个难过的日子,在沉沉岁月里,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他告诉我说,很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些胡诌的句子发表出来。

我鼓励他说,春天的鼻息越来越重了,一群飞散的蝴蝶,绕着各自的圈子,转了又转,然后,又能重新栖落到原处,瞬间成为一幅静止的画。生活的某些部分叫人难以忍受。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慌不忙,据说,这是生活的高境界。

又到年关,让我想到过年操年糕的民间好口彩,“年糕年糕年年高,今年会比去年好”。腊月里操年糕,是江南人家在家过年的重要民俗。人们往往借年糕传情达意,期盼来年平凡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小时候,每逢腊月,外婆总会掸尘扫房子之后,在老屋的天井里操年糕。操年糕在外婆心中,像一项神圣的仪式,隆重而又虔诚。外婆把石磨、石臼、木槌清洗干净,把家中的晚稻米和糯米按比例配置好,让清澈的山泉水浸泡洗净后,放在石磨里磨成米浆。那乳白色的米浆,晶亮、洁净、细腻,如同雪白的豆腐。接着,她老人家把米浆灌入布袋,放在饭甑里蒸煮。十多分钟后,外婆掀开布袋,热气腾腾,那沁人心脾的稻米香气,弥漫在外婆的房前屋后。这时,外婆手中的米浆已化成米团,醇香松软。外婆将整团的米浆团倒人石

臼,让我用力挥槌,她则站在旁边,有节奏地进行米团翻面。在外婆的故乡,宁波的水磨年糕,是江南美食的典型代表。它柔滑细腻,久浸不糊,尤以河姆渡地区的糯米年糕,以及用山泉水制成的慈城年糕为最佳。外婆告诉我“年糕倘若藏在冬水中,可以久藏不坏,立春日后是不能换水的”。如果立春换水,一缸年糕便会发酸味。江南的年糕是烹饪中的百搭,有不少吃法。烹饪高手的外婆,总会有少吃年糕的花头和彩头。煎炒烹炸,咸甜皆宜。我童年时,经常吟唱的童谣是:“外婆请我吃年糕,糖蘸蘸,多吃一块;盐蘸蘸,少吃一块;酱油蘸蘸吃半块。”每逢冬春,外婆总是抓住雪花儿飘洒的时节,塌菜炒年糕。因为江南下雪

之后,塌菜等蔬菜会带有丝丝的甜味,外婆总是抓住时机,配上笋片、大蒜、肉丝、腌咸菜和年糕一起会炒,那青青白白、咸咸甜甜、鲜鲜酸酸的味道,是我过年最爱的味道。

过年操年糕

曹伟明

到了初春,田野上嫩嫩的荠菜破土而出,外婆总是让我趁着暖阳,手挑竹篮,拿着小刀,挑上半篮荠菜,进行炒年糕的烹饪,“野菜肉丝炒年糕,灶君菩萨吃得哈哈笑”。

每逢年夜饭,梭子蟹炒年糕,更是外婆的拿手好戏,那彤形形的蟹块和雪白的年糕,真是绝配。再加上葱姜,色泽诱人,味道鲜得让人直掉眉毛。黄鱼烧年糕,让新鲜的黄鱼入油锅煎至皮色金黄,加调料和熬好的高汤,放入年糕慢慢入味,那真是我舌尖上的至高享受。

小爱亦可贵

孙贵颂

恋相爱,遂走到了一起。后来小沈退伍,回到了农村。我到凤凰山的时候,小沈就住在那里。周围那些来部队探亲的家属,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企业工人,有的是人民教师,总之是吃“公家饭”的。只有小沈一人,是上海郊区,农业户口,也没有工作。许是因为缺乏共同语言吧,她们与小沈来往不多,交流较少,小沈因此感受到孤独与冷落。那时我妻子担任市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是个“领导”。老刘听说后,担心她来了以后摆官架子,会瞧不起小沈。于是就和我商量,让我妻子对小沈热情一点。

我一听此事,哈哈大笑:“老刘你放心,我老婆别的优点不敢说,谦



十日谈

回家过年

责编:吴南瑶

回家过年,最怀念的是,年夜饭上的必备“名菜”酒糟鸡。